



## 《飞将李广》——

## 民族舞剧展现名将风采

□ 程裕

## 文化 视点

## 编者按

由甘肃省歌舞剧院新近创排的大型民族舞剧《飞将李广》日前成功首演。

《飞将李广》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广形象,展现了一代名将宁折不弯、昂扬进取的光辉风采。

整场舞剧以古典舞的汉唐舞为主,同时融合了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舞蹈,做到既强调生动流畅的故事性,也强调回味无穷的意境感,在融合汉乐府、边塞诗文化韵味之外,也在音乐、舞美、布景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,让全剧实现了一气呵成、流畅自然的效果。



取义才有了价值和意义。

二

对英雄的颂歌与展现不仅反映着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,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。

舞剧《飞将李广》以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记载的史实为故事依据,精选其中能够突显李广性格的事件,通过不同形式的舞蹈语汇,呈现其戎马一生的辉煌与失意。四幕舞剧虽道不尽其累累战绩,却将不朽的英雄气质和保家卫国的英雄精神刻入观众心中。

纵观近年来的舞剧创作,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英雄题材剧作并不多见。首先,是因为舞蹈长于抒情,而拙于叙事,在进行此类创作时,编创者既要考虑故事内容对于史实的真实呈现,又要考虑舞蹈语汇对于故事叙事的实现程度。不同于话剧、戏剧、歌舞剧均有语言作为辅助,能够帮助观众对剧作讲述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深入、全面的认识与理解,舞剧是一种依靠舞蹈动作和演员表演展开叙事、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,具有极高的创作难度和挑战性。其次,人物题材的舞剧不仅要善于用舞蹈语汇叙事,更要善于用舞蹈语汇立人。主人公李广的故事流传千年,每个熟知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“李广”。再次,从史料记载上看,征战几乎贯穿李广的一生,单一的故事内容既不能满足故事延展和情感递进的需要,更不能满足舞台呈现的需求。因此,讲述李广哪些故事,呈现他怎样的品格,如何呼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,成为编创团队反复研讨的核心。

庆幸的是舞剧《飞将李广》无论是剧本,还是编排都逐一应对了这些挑战和困难,并在舞台上得到了较好呈现。经过反复抉择、取舍,舞剧《飞将李广》的剧本数易其稿,最终将“为名而立传”作为全剧创作的推动力。故事、舞蹈、音乐、场景都是对《史记》中所述李广故事和“忠正”品格的活态化呈现,也是对以李广为代表的历史名将精神品格的艺术性转化。剧中紧张残酷的战场上,主帅和士兵共赴生死,惺惺相惜、相互扶助,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,呈现出个体生命的温暖;岁月静好,国泰民安,战场上的舍生



叹,思念着如手足般的弟兄,思念着能快意恩仇的疆场。恰逢此时,路遇冤家,傲娇的公主在宦官的挑唆下向李广发起挑战。李广收放自如,见招拆招,公主悻悻而败。边地再燃战火,李广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地方。但因为宦官向匈奴单于通风报信,李广大军惨败。舞台上弯刀垂下,倒下的将士们鲜血浸湿披风,染红天际。伤痛欲绝的李广如同游魂在惨烈的战场上踽踽独行。天边垂下一轮圆月,那是他与士兵们约定好一同归去的故乡的方向。这是极具故事性和情感张力的一幕。血泊中,一个个魂灵在雄浑的战鼓声中执戟而起,他们用生命谱就的悲歌恸穿观众的内心。

此战败,李广被贬斥回乡,舞剧进入第三幕。常年在外的李广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欣赏着阡陌如织、郁郁葱葱的风光,感受着妻子的温柔与深情,他只能将伤痛埋于心底,在梦中与牺牲的战友重逢。睡梦中,李广回到自己曾经征战的边关,他与士卒们用甘醇的美酒驱走寒夜的冰冷,用欢笑的舞蹈战胜对死亡的恐惧。面对可能的牺牲,他们不畏惧,不退缩。这一幕告别了战场的激烈,让观众紧绷的神经得到安抚和舒缓。李广与妻子在斗篷下的并肩、拥抱诉说了无尽的爱恋与深情;李广梦境中呈现的场景,是他深埋于内心无法抹去的伤痛与不甘,他渴望用一场胜利为死去的战友复仇,他用永久的和平告慰他们的牺牲。梦醒时,将军再次面临受命。妻子为他准备好行囊,依依不舍地送夫上战场。

愿望成真,李广重上战场,舞剧进入第四幕。彰显着雄壮军威的旋律再次响起,隆隆的战鼓敲打着剧场里每一位观众的内心,李广与士兵们再上沙场,集结布阵、飞驰攻城,一批士兵倒下,另一批继续推进。李广搭弓射箭,冲锋在前;将士们执戟冲锋,紧随其后。战事异常惨烈,但每个人都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,勇往直前。终于,双军获得了胜利。此时,李广持弓,傲然屹立于舞台最高处。这一幕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,当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老腔响起,舞台上幻化出一座刻满功绩的丰碑。青

春、热血、忠义、担当,李广的故事虽然落下帷幕,但他的精神却穿越古今。

配合得相得益彰。首先从音乐看,为配合不同故事情节需求,主旋律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变调,精准地烘托了氛围,与舞蹈配合传递了故事所要传达的情绪。紧张刺激的杀伐,轻松愉悦的生活,依依不舍的眷恋,悲愤压抑的怒吼……在中国传统器乐与西洋乐器的碰撞、融合中,得到完美呈现。其次从置景看,舞台道具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方式,如士兵们训练时搬起的石块是对弓箭手力量的考验;宫灯里透出的光亮是盛世美好的慰藉;舞台上垂下的弯刀寓意战场上对手的狠辣;天空中挂着的圆月是战死在疆场的士兵对故乡的渴望。

岁月流逝,精神不朽。舞剧《飞将李广》带给观众的不仅是舞台艺术的沉浸式体验,更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洗礼。

(本文配图均为《飞将李广》剧照,由郭一拍摄)



## 流布在会宁的剧种

流布在会宁境内的剧种主要有秦腔、眉户、影子腔、小曲、陇剧等。

## 秦腔

秦腔是大型剧种,有专业团体和自乐班演出多种形式,是广大戏迷喜闻乐见的剧种。秦腔唱腔粗犷、豪放、激昂、优美,旋律既急促又婉转,可谓行云流水之中见斩钉截铁。表演风格风趣幽默,生活气息浓厚。因此,秦腔在会宁县流布广泛,影响深远,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。

秦腔历史悠久,明代就已盛行。会宁县秦剧团自1978年8月成立以来,到2021年,已发展成为演员阵容强大的县级专业剧团,在送戏下乡、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如今,会宁县除专业剧团和民间业余剧团之外,秦腔自乐班遍地开花。

秦腔经过世世代代艺人的不断努力,在剧目唱腔、表演、音乐、舞台美术等方面已形成独特体系、稳定风格、美学取向及地方特色,是会宁人深爱的剧种。

## 眉户

眉户是流布在会宁县全域的又一个主要剧种,覆盖地域与秦腔一样广泛。

1949年以来,会宁一中宣传队先后排演了大型眉户剧《梁秋燕》《两颗珍珠》《鹰山春雷》《三里湾》等现代题材的眉户剧目,赴皋兰、靖远、临洮等地慰问演出。

20世纪70年代后,专业剧团演出眉户剧较少,但全县各地社火仍以眉户演唱为主。

近年来,眉户在大墩梁、丁沟线川等地非常时兴。每个村庄都有班社组织,参加者既会唱又会演奏乐器。

## 影子腔

影子腔是皮影戏的主要唱腔形式,亦称“灯影腔”,是流布在会宁的主要剧种之一。

影子腔唱腔以字定音,声调豪放、激越、委婉,一人主唱,其余人帮腔,类似“老秦腔”。乐器以二弦子、胡琴为主。会宁皮影戏班大多能演唱影子腔。

近年来,会宁县十分重视非遗传承和传播,使影子腔这一剧种大放异彩,广为流传。

## 陇剧

陇剧原名陇东道情。20世纪50年代末,会宁红星秦剧团演出陇剧《吹鼓手招亲》小剧,深受广大观众喜爱。兴修北川渠时,工地宣传队演出以陇剧唱腔为主,一人主唱众人附和的唱腔板式使人精神振奋,干劲倍增。

20世纪70年代以后,会宁县专业剧团除《吹鼓手招亲》之外,再未演过陇剧剧目。街头地摊自乐班偶尔可见演唱陇剧清唱。

## 小曲

会宁小曲的演唱,最早见于清同治三年(公元1864年),会宁丁家沟胡家坡高序堂和通渭流浪艺人张凤山合建曲子班,后定名“昌盛班”,主演曲子。

会宁南乡社火,广泛演唱曲子。主要有在社火开演前和结束时的蜡花调和入庄进院的秧歌调。社火节目中的《十柱香》《绣荷包》均属曲子的范畴。

近年来,中川镇的大墩、王磨、马莲盆、三峁以及丁沟镇的部分村社曲子演唱较多,当地的中老年人大多会哼几段小曲,演奏几样乐器。

## 碗碗腔

碗碗腔在会宁的演唱凤毛麟角。1960年5月会宁红星秦剧团演员王蕊兰参加甘肃省第一届戏剧青年演员会演,演出期间学了碗碗腔《拜月记》的全部唱腔及表演程式。《拜月记》为碗碗腔传统剧目。

王蕊兰学成归来,红星秦剧团排练了《拜月记》,王蕊兰饰瑞兰,董秀芬饰瑞莲。哀婉的唱腔和情深意切的表演深深吸引了观众,上演后得到广泛认可。